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4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朱幼麟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G.B.S.,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國強議員，J.P.

陳智思議員，J.P.

陳鑑林議員，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J.P.

黃宏發議員，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楊森議員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J.P.

麥國風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勞永樂議員，J.P.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J.P.

葉國謙議員，G.B.S., J.P.

劉炳章議員，S.B.S.

馬逢國議員，S.B.S., J.P.

缺席議員：

丁午壽議員，S.B.S., J.P.

許長青議員，S.B.S., J.P.

陳婉嫻議員，J.P.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J.P.

楊耀忠議員，B.B.S., J.P.

蔡素玉議員

羅致光議員，J.P.

鄧兆棠議員，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陳偉業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J.P.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先生，G.B.S., J.P.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IDSM, J.P.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立法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各位議員，第二屆立法會即將結束為期 4 年的工作。過去 4 年，可以說是香港自回歸以來，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受到最重大考驗的一段時期。在客觀條件極為惡劣的環境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得到市民的支持、中央政府的支持、內地省市和同胞的支持，使我們在挑戰和考驗中，政治穩定，經濟復甦，社會氣氛亦好轉。我借今天這個機會，代表特區政府對在座各位議員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和推動社會進步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港人治港”的其中一個重大課題，便是怎樣處理好行政和立法的關係，怎樣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和要求，在確保行政主導的同時，充分發揮立法會對政府的監督、制衡和配合的作用。我認為過去 4 年是我們大家努力按照這個路向不斷探索、不斷總結和累積經驗的 4 年。這個探索和累積經驗的進程不會因為某一屆政府或立法會的結束而停止。只要我們堅定按照《基本法》所訂定的路向和為市民服務的目標，行政和立法的關係是前路廣闊的，是空間無限的。

大家都說，我這個人是念舊的，我確實念舊。我衷心希望在 10 月份，能夠在這裏再看到今天在座的絕大多數議員，大家再一起為香港和為市民工作。我亦知道今年的夏日假期將會是在座絕大多數議員最忙碌和最辛勞的一個假期。我衷心祝願各位多加珍重、努力和順風。多謝各位。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

鄭家富議員：主席，今年的七一又有數十萬人上街，高呼還政於民。即使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釋法後，知道在 2007 及 08 年推行普選已經無望了，但在 35、36 度的高溫下，我們的香港市民仍然用最和平及最理性的方式來追求普選的理想，向董先生你和你的政府提出普選的訴求。董先生你當晚罕有地迅速作出回應，說聽到市民的聲音。可是，在與我們民主派見面後，你卻強調你是沒有權向北京提交報告，反映市民這種強烈民主訴求的。我感到奇怪，為何作為行政長官的你沒有這項權力呢？因為根據決議，即 4 月 6 日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決議，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啟動機制這部分，便是在董先生你手上。因此，董先生，你可否說說這方面的法律依據在哪裏，以及你有否很認真地向北京政府表達香港市

民這種強烈的訴求？他們盼望你能夠這樣做。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不提出這項強烈訴求，和市民站在一起，你能否化解七一遊行所表現出來、市民與特區政府之間的管治危機呢？

行政長官：我日前會見你們的時候，即在會見十多位民主派代表的時候，你們要求我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重新考慮在 2007 及 08 年推行普選。我當時說我沒有權這樣做。你問我是否真的沒有權，我現在想向你解釋我的意思。

關於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問題，我已經根據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規定的解釋，在 4 月 15 日向人大常委會提交了報告，全面反映了香港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包括香港社會有相當多的人要求在 2007 及 08 年推行普選的意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了行政長官的報告（即審議了我的報告），並通過各種方式徵詢了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後，就這項問題作出了一項決定。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是《基本法》的組成部分。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及其作出的解釋，作出了一個決定。所作出的決定對特區政府是有約束力的。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二)條有關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及依照《基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區法律的規定，行政長官是負有在特區執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職責的。在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之後，行政長官的法定職責是執行決定，並就此對中央政府負責，不能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關於修改其所作決定的要求。目前，特區政府正就 2007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和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的具體產生辦法進行公眾諮詢，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已經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對上述兩個產生辦法作出適當的修改，提供了法律依據和相應的空間。我希望特區各界人士積極參與由特區政府組織的有關諮詢活動。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的問題的重點似乎是環繞着 4 月 6 日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決定，但董先生你一直環繞着的是《基本法》第四十八(二)條。我的問題重心是，根據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決定，其實你是有啟動權的，而我們的感覺是董先生你一直也說你是想市民所想的。現在，市民正是想普選；你說急市民所急，現在，市民急的便是要在 2007 及 08 年有普選。你說你聽到我們的聲音，但你給我們的感覺似乎是你表面上似乎很關心，但內裏對民主的訴求可能是持一種冷漠態度的。董先生，如果你繼續用這種態度，你是否擔心你是為自己的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埋下一顆計時炸彈？董先生，你究竟認為未來的七一須有多少人上街，你才肯和市民站在同一陣線，向北京當局爭取普選呢？

行政長官：我想再強調多一次，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二款，有關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區法律的規定，行政長官負有在特區執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職責。在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行政長官的法定職責是執行決定，並就此對中央政府負責，不能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關於修改其所作決定的要求。你們要求我另外作出一份報告，要求修改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這點是我不能做的。

可是，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件事，鄭議員。我覺得我們都有一個目標，一個共同的目標，便是希望香港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也可以普選形式產生，我們是有這個共同目標，而《基本法》也是這樣寫的，現在我們爭論的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對於 2007 和 08 年，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這樣的一項決定，但我們今後仍然可以向着這個方向邁進的。所以，我再次呼籲大家，在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的基礎上，積極參與曾司長領導的三人小組的諮詢工作，為 2007 及 08 年行政長官的產生和立法會的產生，積極參與這方面的工作，大家尋找一個共識。我認為這樣做是為將來的發展、將來的最終目標的發展和普選目標的發展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陳國強議員：主席，政府統計處最近公布未來 30 年人口的推算結果，說增長率將會出現負數，人口老化和女多於男的情況會越來越明顯。請問董先生，你認為目前香港在家庭計劃和宣傳方面是否須作出方向性的調整？你是否贊成像外國般，推行一些措施和誘因，以鼓勵我們的市民生育呢？沿用多年的“兩個夠晒數”這個家計會口號，現時是否應該更改，例如改為“兩個未夠數”或“唔生點算好”呢？（眾笑）

行政長官：我相信你們在上月看到這些有關人口的數字後，也正如我和政府的同事一樣，大家也為這件事而擔心。的確，為了香港的長遠發展，經濟必須有活力、我們需要更多的年青人，也需要更多的人才，因此，在人口政策方面，我們須從頭再看看。我知道曾司長對這方面很重視，他會看看怎樣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希望各位立法會議員也可以多向我們提供意見，使我們能夠把這方面的工作做好。

黃宏發議員：主席女士，董先生，我的質詢也跟七一有關，但是較輕鬆的，而且你完全有權可以做得好。今年七一我參加了遊行，那是我一生人第一次。李卓人議員說我把我的處女第一次給了他。（眾笑）這句話一定錯。首先，我是處男，不是處女；第二，這次是獻給董先生，不是獻給李卓人議員的。（眾笑）董先生，我的質詢是，你曾否考慮搬回前總督府，即禮賓府，以該處作為你的辦公室和居所，好讓我明年遊行時可走到禮賓府，即你的新居所那裏？

行政長官：我剛才沒有飲酒，所以我說話一定很正經。（眾笑）我沒有想過搬回禮賓府，但隨時歡迎你來禮賓府與我見面，只要給我一個電話便可以了。

主席：黃議員，你不用提出跟進問題了？（眾笑）

黃宏發議員：不用了。

劉炳章議員：主席，我想問董先生有關專業界近年面對香港經濟轉型，經濟飽和，競爭激烈，工作越來越少的問題。近年幸好得到特區政府的幫助，董先生你亦親自幫忙專業界開拓內地市場，在這方面我們十分多謝董先生。下一步，除了推行專業資格互認之外，便是降低進入市場的門檻。這方面我們面對相當大的問題，因為在國內，似乎中央政府想這樣，但有關行業有一定的保護主義。希望董先生在這方面可以協助我們專業界，就開發內地市場方面，特別是降低進入市場的門檻方面，是否可以幫忙呢？

行政長官：讓香港的專業人士到內地發展，對香港固然是好，對國家未來的發展也是正面的，所以我們一定會努力做好這一件事。我亦知道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專業團體，在內地對我們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是歡迎的，有些是抗拒的。因此，在我們商談的過程中，有些進展比較快，有些則比較慢。我可以向你擔保，政府會非常重視這件事，我亦會非常重視這件事，盡量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麥國風議員：主席，董先生，我想你也看過我們專責委員會的 SARS 報告，其中一點可以說是批評楊局長在溝通上出現問題。楊局長現在已辭職，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我想問的問題，因為報紙也有報道。我就是想瞭解一下，你在挑選繼任人選方面，其實有甚麼準則？尤其是對於我們的 SARS 報告就楊局長某些短處的提述，你會如何在評選時做一些工夫呢？

行政長官：我對楊局長的離開感到很惋惜的，我想你知道整個政府架構對他的離開也很惋惜。他在過去 33 年的生涯中，的確為香港作出了貢獻。尤其是近兩三年，他全心全意投入抗疫的工作。關於接任人方面，我還在考慮中。作為他的接班人，其實並不簡單，不單止要面對疫症再次來襲的可能性，而且須管理的範圍闊到不得了，幾乎影響到每一方面的人的生活、生計。因此，我是要詳細考慮的。現時，我不想就所有我考慮的事情，包括準則方面，在這裏公開作出討論。我想告訴你，我們會在詳細考慮後，作出審慎的決定。

麥國風議員：主席，不好意思，我想行政長官始終應有一些準則是須考慮的，他說過要找一個人掌管這麼大的局——涉及六七百億元的，所以我想他應向我們交代一下究竟有甚麼準則，是要有清晰的、客觀的標準。說不定行政長官正在局內物色人選，對嗎？如果他有準則可公布給大家知道，或許有人可以毛遂自薦呢！

行政長官：我樂意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我樂意聽取大家的意見，我的準則，在適當的時候會向大家交代。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大家也看到旅遊業今年事實上復甦得非常好，而剛剛公布的數字甚至提到，例如以 5 月份來說，已是破紀錄，差不多有近 170 萬遊客來港。大家知道行政長官在自由行方面做了很多工夫。不論我們到內地哪個地方，他們也有很高的要求，希望我們盡快開放給他們來港，但我也瞭解我們有自己的考慮。我想問一問行政長官，究竟我們以甚麼準則及多快的速度，讓內地的主要城市得以開放，容許他們透過自由行來港呢？

行政長官：周議員，在回答你的質詢以前，我想說得稍遠一點，說說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復甦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旅遊業更能為我們的低技術工人提供就業機會，所以推廣旅遊業是特區政府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我最近在翻看一些數據，說到由 1997 年至今，旅遊業從 1997 年的 1 100 萬人次增加至現時的 2 050 萬人次，增幅達 80% 以上。此外，到 2010 年更可能會高達 3 600 萬、3 700 萬人次。從這些數字我亦看到，如果人次增加得這麼多，可能有機會增加 5 萬個就業機會。我想強調，這增加的就業機會對香港很重要，所以推進旅遊業對香港很重要。

我們會盡量努力的，我知道你個人在這方面也很努力，而且我看到陸續有更多新的景點令香港更有吸引力。

近期有很多內地各省市的高官途經香港，我亦有機會與他們會面。他們向我提出希望盡快開放自由行給他們。從我們這方面的考慮，開放得快一些是一件好事，但我們自己必定要確保香港是可以應付得到一步一步增加的自由行人數，要在各方面都承受得來。我相信我的同事李少光局長——他也在這裏，以及其他同事都一直就這數方面小心地衡量，究竟開放得應該多快。

我跟大家提過，當我會見溫總理的時候，他常常跟我說，你想要快點開放是可以的，但最重要是自問是否承受得來，你要承受得來才行。他是處處都關心我們的。因此，我們一直進行這樣的自我評估，然後向中央反映，今時今日，我無法將詳情說給你聽。

周梁淑怡議員：我想跟進一下，想問一問在考慮城市的選擇、優先緩急方面，是以甚麼準則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呢？因為從香港的觀點來說，我們當然希望考慮那些經濟活動或經濟能力較高的城市可以快些。究竟政府有否作出這方面的評估，然後才作出決定呢？

行政長官：我想有數方面的考慮，一方面當然要考慮經濟活力好的城市，另一方面要與香港人際關係更密切的城市，再一方面是要與香港交通的安排比較成熟的城市。我們會從很多方面研究，也會看一看整體，在我們每一次開放某一個省的時候，我們會看看整體對香港帶來的人數有多少，我們能夠承受到甚麼程度，我們要從各方面考慮。

司徒華議員：董先生，政府總部轄下的保安部有否計劃增聘人手，加以擴充，以加強特區對內部保安的監察，進行有如前港英政府政治部般的工作？如有的話，怎樣可以保證其工作不會侵犯私隱，以及不會用一些不“乾淨”的手法進行工作呢？

行政長官：司徒華議員，答覆很簡單，我們沒有這些計劃。

司徒華議員：那麼，警察總部有否計劃增聘全體警員人手？

行政長官：你知道，我們在全面緊縮開支，紀律部隊也是這樣。可是，我想告訴大家，從香港的治安角度來看，為了社會安寧，這些一定是重要的考慮。

曾鈺成議員：主席，本會剛剛通過了落實有關校本管理的法例，這件事在一部分辦學團體中，引起了相當強烈的抵觸情緒。這些辦學團體均是歷史悠久的，在香港資助教育體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想問一問董先生，政府

有沒有充分評估這個問題，對日後政府推行的各項教育政策所可能引起的障礙？有沒有考慮過有甚麼辦法跟這些辦學團體重新建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呢？

行政長官：有關校本管理的法例，經過了較長時間的爭拗後，最後剛剛通過了。我相信這對提升教育水準是有幫助的。有人問我政府是不是有陰謀呢？我想強調，政府是沒有陰謀的。此外，我亦想說，提出反對的辦學團體在香港辦學，其實是辦得很好，他們的角色很重要，我希望他們繼續為香港的教育努力。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我們會加強與他們的溝通，努力溝通再溝通，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我希望他們能夠明白政府的苦心，希望大家能合作得更好，把學校辦得更好。

曾鈺成議員：有些辦學團體的負責人擔心，特區政府是否在政策上有點兒想減少對這些教學團體的倚重，即改變了過去的政策，令他們在教育事宜上所發揮的角色，可能不像過去般重要？董先生剛才也肯定了這類辦學團體的成績，我希望董先生表示一下，究竟政府對他們的評價是怎樣？對他們的看法有沒有甚麼變化呢？

行政長官：是絕對沒有變化，希望大家能加強合作。我在這裏想談一談一件相關的事，那便是有關中小學教育改革，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為了中小學教育改革，我會見了一些外來的專家。其實，很多外國和內地的專家正在觀察我們的教育改革。我會見了一位從上海來的人，他曾是上海教育改革委員會的主任，到這裏來幫助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就着中小學的教育改革作了一些研究。他在這裏 1 年，到過 30 所學校聽課及跟學生、校長、教師交流。他對我說，第一，中小學教育改革是全世界的潮流，因為知識型經濟發展下去，世界各地的教育也要改革。第二，經過與香港的校長、教師接觸後，他覺得香港的教育改革方向是對的，而他亦看到校長與教師認同及接受教育改革，並積極參與其中。第三，他看到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校長往往因為教育改革的項目較多，對於定出先後次序覺得責任很重。其實，如果可以看到自己的強項、弱項，優先知道怎樣處理，學校便會發展得很好。此外，他亦看到香港的教師很有使命感、很勤力、很親切。這是他說的話。不過，他亦看到香港的教師兼課多了點，既要教英文又要教數學，這樣那樣的，所兼顧的班級不少，行政工作亦偏多。所以，我們是看到有些問題存在。與此同時，大家也希望把教育改革做好。在財政方面，教統局得到了立法會的支持，我們會在教育改革的專業方面，向所有學校多給一些支援，以便作出下一步打算。

其實，他說教育改革是一條漫長的路，通常要很多年後才看到成效的。我們開始了兩年左右，其實已稍有成績，再努力兩三年，便可以看到成果。所以，我特地借這個機會說一說，不論聖公會或天主教，在整個教育系統中，他們的學校所擔當的角色是不能代替的，而他們亦做得很好。我們要加強與他們合作。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行政長官至今仍然不受《防止賄賂條例》的規管。立法會自 1998 年以來，一直在問及這件事情，行政長官亦已告訴立法會，他是願意接受法律的管制，並答應會修訂法例，令這項修訂能夠成事。但是，提出至今已經 6 年，本會在過去 4 年，總共通過了共 148 項法例，為甚麼至今仍未有行政長官受《防止賄賂條例》規管的法例出現呢？行政長官是否已經放棄了這項計劃呢？

行政長官：第一點，行政長官一定要受到規管。第二點，至於甚麼樣的辦法是好的辦法，我沒有放棄，一定要找出一個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希望大家一同努力，將這件事情做好。

吳靄儀議員：我們已經盡了努力，現在要努力的是在董先生方面，為甚麼董先生的努力會白費的呢？為何這麼多年也做不到？究竟可否向我們解釋當中有些甚麼困難？我們瞭解律政司裏有很多效率高的官員，為甚麼花了 4 年時間都做不成呢？行政長官可否向我們解釋，第一，困難何在？第二，你既然沒有放棄，可否給我們提供一個時間表，一個目標，告訴我們何時會做得成呢？

行政長官：當中牽涉的問題是，因為我既要向香港負責，也要向中央負責，故此會牽涉另外一些問題。但是，我們的確要想出一個辦法來才可。我們是會努力的。

何鍾泰議員：主席，我在這個會議廳，已向董先生說過很多很多次，工程建築界連同工人、技術員、專業人士在內有三十多萬人，如果把他們的家人計算在內，共達 100 萬人之眾。他們在這數年間的處境，可說是水深火熱，工作量不足，失業率由去年的 16.9% 增加至現時，根據政府數字，已超過 20%。但是，關鍵就是前年 8 月 30 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出的內部通告指

令所有部門一定要找到足夠的經常性開支，才能開展工程項目。雖然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告第 38 段中說明，“已確保了工程計劃運作後所需的經常開支”，但任何事情都沒有發生過。這是否因為董先生、財政司司長和各有關的局長在看似你推我讓的情況下，希望讓這件事過去便算了，因而沒有理會業界的焦慮和情況的危急呢？

行政長官：你剛才提到公務員的問題，然後再說你的業界，我想就公務員說幾句話。

在過去 7 年，香港面對政治的轉變、經濟的轉型。在這巨大的轉變當中，公務員其實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承擔，前所未有的犧牲，亦接受了因而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港人治港”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而公務員始終是我們的中堅力量。確保公務員的穩定，讓他們有高昂的士氣，對整體香港來說，是重要的，因他們是為了我們整體利益而服務的。當然，我亦相信，廣大公務員均希望能與時並進，為市民做好進一步的服務。我特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有時候“take for granted”公務員的存在，以及他們為大家的服務。事實上，對香港來說，他們對香港的穩定是很重要的。

至於剛才你提到的個別人士的情況，我是瞭解的，這是在經濟轉型的過程當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幸而現在已經到了末期，我們在進行的所有事已經到了末期。現時你們所面對的問題，是否仍像你一年前對我所說的那麼大呢？

何鍾泰議員：我相信董先生近日的工作壓力可能太大了，我不是在說公務員，我是說業界，工程建築界.....

行政長官：是。

何鍾泰議員：連同他們的家人在內，人數達 100 萬左右的，剛才劉炳章議員可能沒有機會就這個問題提問，不過我想他也是想就此提問的。事實上，我是在說業界.....

行政長官：你不是在說公務員，而是在說你的業界？哦。

何鍾泰議員：對，我是在說工程建築界，可能由於今天外面的示威頗為厲害，令董先生的注意力轉往另一方面。我是說工程建築界，即連他們的家人在內，有 100 萬人所受的影響。你說得很對，確是末期，情況確已是末期，失業率已超過 20%，而這是政府的數字，不是我們的數字。我們已說得“口水”也乾了，但政府始終不肯解開這個結，以致很多工程不能開展。不單止公營部門不能開展工程，其他部門也不能開展工程，因為政府發出的通告是，所有部門要找到經常開支，才可以開展它們的工程項目。董先生所提的第 38 段，我重複一次，“已確保了工程計劃運作後所需的經常開支”，但這根本沒有發生過，我說了很多次，並會見了你行政隊伍的所有人，包括每一位司長、局長，每個人都在你推我讓，但任何事情也沒有發生過。董先生，沒錯，業界的情況已屆末期了。

行政長官：其實，我在上個星期一也談過這個問題。我們是有 290 億元進行基建的。項目已一個接着一個展開，但事實上，由於通縮的關係，價錢便宜了，成本降低了，所以這筆款項是未用完的，要進行的項目正在一個接一個在進行。就何議員提及因為沒有經常性開支的關係，以致有些基建是沒有開展的問題，現在已不會再發生，因為工程項目會繼續開展下去，是會有經常性開支提供給它們的。

我自己覺得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便是在一個龐大的經濟轉型過程中，我們看到成本在下降，而整體與建造業有關的，包括工程人員、工人等人數加起來，達你剛才說的 30 萬人，這是對的，大約有 10 萬人是失業的。但是，這是一個經濟轉型的過程，我經常就此對同事說，這件事怎麼辦呢？單單依靠政府進行這些基建項目，便能解決嗎？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這是一個經濟轉型的基本問題。究竟那一方面可以幫忙呢？我告訴你，如果舊區重建可以開展，而且做得快，便可以幫得上忙了。就我們在舊區內開展的維修工作來說，最近我們已在旺角開始進行一些工程，我們如果做得很多、很快，是可以成功解決問題的。但是，就這一方面而言，譬如我們現有舊區重建的法律，卻是對迅速推動舊區重建沒有幫助的。我們又如何能將舊區重建進度加快，令舊區的維修可以做得快一點呢？這些反而有助於解決（即使未必可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點，我們正在研究，如果政府節省了一些錢，即 290 億元用不完，就餘下的款項，我們也在考慮如何再多推出一些項目。這方面我們是在研究中，我們已盡量就這方面展開工作。

主席：何議員，對不起，你已提問了一項跟進問題，請你坐下。

李家祥議員：主席，董先生，我們內務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稱我為“數王”，所以我站起來便要追數了。不知道董先生是否記得，在上次來見我們的時候，似乎開了一張期票，但似乎仍未兌現。當時，有些同事問董先生對多聽中產意見來落實政策方面的結果。董先生當時說要研究進度，也對推行進度不太滿意，希望會再多做點工夫。董先生，我也很明白要滿足中產的要求是相當困難的，例如代表商界的議員可以要求你作出某些政策傾斜，以滿足某個行業；代表基層的議員也可以問你有關就業，爭取一些福利、保障，那他們便可以見功了。然而，中產付出很多，得到的卻很少，他們沒有特別的福利，也不習慣問你拿甚麼好處。董先生，這項研究結果有沒有找到甚麼好辦法來爭取他們對你施政的支持呢？

行政長官：我想爭取中產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我們在施政方面繼續努力改進。其次，盡量吸納中產人士進入我們的諮詢架構，讓他們真真正正有機會參政議政。在這項題目上，我想向大家說，你們看看近期我們委任的共建維港委員會、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或青少年持續發展及就業相關培訓專責小組，便可以看到我們是盡量吸引更多人才，令更多中產人士、更多聲音進入我們的諮詢架構。然而，整個工作的進度是比較慢，所以在未來的數個月，這是最為重要的工作，我們要加快這方面的工作。但是，就整個中產而言，重要的是讓中產覺得在現時的經濟轉型中，他們能夠擁有一樣的機會，為自己創出新天下。我們會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

李家祥議員：請容許我跟進，主席。據我理解，中產實在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不論他們的意見傾向如何，現在似乎越來越多人相信，大部分中產專業人士也有所謂核心價值觀念。我想政府會研究這些所謂核心價值觀念究竟是甚麼。雖然董先生在不同的諮詢架構聽過很多不同的中產給你的意見，但究竟他們所提出的意見能否反映這些所謂核心價值觀念？在董先生你的施政過程之中，能否反映這些觀念呢？

行政長官：你知道我較早前會見了張炳良帶領的一個關於核心價值的小組，與他們交談過。其實，香港現有的核心價值，有些已由我剛才提及的小組提出，是我們很認同的。我也說過這些是我們的生命線，所以我們是要堅決維護的，而我們也一定會堅決維護。當然，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背景，或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經歷，對某些核心價值也會有不同的觀點，所以社會應該更廣泛地討論這數方面的問題。我覺得這會有助於凝聚社會。我認為核心價值對香港來說是我們的生命線，我們一定會維護。

田北俊議員：行政長官，上星期五，我在本會提出了一項議案，表明希望特區政府，即你可以協助中央政府與民主派人士加強溝通，其中一點是希望民主派人士可以取得回鄉證，返回國內瞭解多些。我想問關於這件事，我也曾向你提過數次了，就是你現在對時間表的看法，特別是民主派提出不要採納我當初給你的建議，即先為一些溫和的民主派人士作出安排，稍後再為其他的人作出安排，把問題一併解決了。這件事有甚麼進展呢？當然，近來這件事對我特別有急切性，如果你可以安排新界東的鄭家富議員和劉慧卿議員及新界西的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和梁耀忠議員到內地走走，還要到 9 月 13 日才回來，那便非常好了，（眾笑）不知這件事成事的機會有多大呢？（眾笑）

行政長官：你們要很小心，自由黨和行政長官是有陰謀的。（眾笑）我說過很多次，關於回鄉證這問題，我會積極處理。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但我會積極處理這個問題，大家一起努力吧，希望這個問題可以盡快得到解決。

田北俊議員：主席，不好意思，剛才說漏了一些東西。行政長官所說的“盡快”可否說說有多快？譬如多少個月。我也知道，說要在 9 月前解決問題只是說笑而已，例如在 9 月後或年底前，有沒有甚麼可以說說？或許行政長官說今天不行的話，譬如說年底又如何？我們可以期望何時看到問題得以解決呢？

行政長官：我說不出一個時間表，但我可以說的是，我們正在積極地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你也可以看到有些事情正在發生。所以，這是需要一些時間讓我們來積極推動的。

黃成智議員：主席女士，董先生，民主黨上一次與你見面的時候，我亦提過，就是有一羣居民在 1997 年已經搬到東涌做“開荒牛”。大濠的一幅土地原本在 1998 年預留作興建北大嶼山醫院，並承諾會在 2007 年落成。但是，這幅用作醫院的土地現卻改為發展增值物流園。聽說董先生的家人也有分參與這個增值物流園的發展。現在，即使是大嶼山醫院將會改在甚麼地方興建，估計也要到 2007 年才有結果，加上 4 至 5 年的施工期，大嶼山的居民可能要等到 2012 年才有醫院。即是說，東涌要整整 15 年後才有一間醫院。居民病了，要舟車勞頓，花很長時間到瑪嘉烈醫院看病，非常不方便。我們民主黨的地區議員均很關注這件事。迪士尼樂園明年也會落成，附近還有機場，醫療設施其實是非常緊急和有迫切需要的。董先生會否覺得應該興建這間醫院，以及有否計劃何時和如何盡快興建這間醫院，並改善那裏的醫療設施呢？

行政長官：上次你向我提出後，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我弟弟方面瞭解一下究竟這是甚麼事。（眾笑）我可以肯定告訴你，沒有這回事，我也相信是沒有這回事。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關於你剛才提出在北區東涌的醫院，也有一些其他政黨曾向我提過。其實，在楊局長呈辭之前，我已經跟他討論過這件事。我相信他也正在研究這個問題，希望能夠給我們一個答覆，然後再答覆大家。

黃成智議員：董先生，這樣似乎令東涌的居民很不滿意。此外，你只提出興建醫院，但在此過程中，很多居民現在也需要醫療設施。你有否跟楊局長具體討論如何改善現有的醫療設施，以解決東涌居民現時所急需的醫療服務呢？

行政長官：我們曾具體討論過，也會提供具體的答覆，但由於並不是討論了很久，我們也要給政府同事一些時間，然後才可以作出答覆的。

馬逢國議員：主席，文化委員會（“文委會”）在一年多前已向行政長官提交了報告，政府用了1年時間研究，在數月前作出了回應。當局在回應中也接納了很多意見，例如有關成立一個圖書館的委員會，成立一個博物館的管理委員會等方面的建議。我很想瞭解一下，政府其實有否定下一個很具體的時間表，何時開始落實這些建議呢？

行政長官：我還未有機會跟進這件事。我知悉有這樣的想法。由於我沒有機會跟進有關的時間表，也許我請何局長將來再與你聯絡。我們應該可以擬定一個時間表，再與業界討論，才定出一個比較合理的時間表。我們當然也要考慮政府內部其他各方面的因素。

馬逢國議員：如果短期內未必有時間表的話——我相信執行這些建議需要時間——由於文委會的任期在這個過程中已經屆滿，行政長官有否考慮在未來的過渡期，應設有一個類似的高層次諮詢架構，以關注文化政策這一方面的問題呢？

行政長官：我會在跟進這件事後，再給你詳細的答覆，謝謝。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請問行政長官，問責制已經實施了兩年多，問責制亦帶來了一些市民對問責制的期望。很多時候，一些重大事件發生後，市民可能會要求負責的官員承擔責任，包括所謂落台。其實，董先生有沒有打算何時會對整個問責制作出一個總結，或當中會有甚麼經驗、哪些地方有需要改善、有沒有一個時間表，並會朝向哪個方向來改善？

行政長官：就問責制的事情，政府內部與主要官員一直也在檢討。問責制是香港政治體制變遷下必然發生的一件事，它回應了市民對決策官員日益提升的問責的訴求，亦可令政府建立一支團隊，是理念比較一致、有政治能力的領導團隊，以應付香港越來越富於挑戰的種種局面和問題。問責制今天在香港僅有兩年的歷史，它的歷史就只有很短的兩年，這種制度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可以得到真真正正實踐，以及改善至一個最好的境界。即使在過去兩年，問責制一直在進步，但的確仍有不足之處。在哪些地方有進步呢？領導的團隊合作和默契是一直在改進，政府對民意、民情、政治形勢的掌握是進步了，不同的政策協調和統籌亦已增強，政府的問責意識也提高了很多。我們仍舊會繼續努力，做好這幾方面的工作。但是，有甚麼地方我們還要很急切地進行？這包括提供更多支援予問責官員、強化問責官員的政治工作、增強問責官員和公務員之間的合作關係、進一步做好不同政策的協調工作、擴大社會各方面對政府的支持、加大公共政策研究的力度，以及強化各諮詢和法定組織與問責官員之間的合作關係。對於這些事情，我們要加把勁地做，這亦是我們未來一段時間的工作重點。

當然，最終要問責制成功，我們更要在社會上培養更多願意投入社會工作的政治人物，以及立法會內須有堅定支持政府的力量。這些也是長遠要做的工作，我們會一步一步地進行。

譚耀宗議員：主席，請問行政長官，是否會設立副局長的職位，以及你有否感到今後找人出任這些主要官員，可能會越來越困難呢？

行政長官：譚議員，其實你說得對，在我過去兩年的經驗，從開始時已經是這樣，找人出任問責局長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我相信香港仍有足夠的人才願意奉獻給社會的。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剛好是下午 4 時，已有 15 位議員提出了問題，但仍有 11 位議員在輪候。今次是你在這一屆出席的最後一次答問會，不如請你一共回答 18 項問題好嗎？

行政長官：還要吃晚飯的，是你們請客。好吧，好吧。（眾笑）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再追問行政長官關於 2007 及 08 年雙普選。我最近有兩次機會見行政長官，行政長官表示他沒有權向中央再提出，但我希望行政長官告訴立法會和香港市民，他自己是否很明白，很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香港應該有雙普選，以及我們在政治上亦非常成熟，在很多方面已經準備好，而不是像有些人說是不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我想行政長官說一說，他會否重新看一看情況，到北京告訴中央，其實香港是應該有雙普選的，人大應該再想一想這事情。

行政長官：劉議員，在最近，已是第三次與你說這事情了。第一次是與民主派一起來的時候，第二次是上星期，前綫來與我會面時，所以今天是第三次。

其實，我們很清楚聽到社會的民主訴求。但是，我們要考慮的，也是中央要考慮的，便是整體的利益、長遠的利益。我那天也跟你們說過，我們是國家的一部分，我們做任何事如牽涉中央和我們香港的關係，我們要考慮的因素是很多的。我們要考慮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這些事，不是單單從我們香港的角度來看這些事。從香港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們有意見，我會如實轉達；你們有甚麼說法，我會反映。但是，這與做報告以要求修改已經作出的決定，是另外一回事。

我想告訴大家，說回頭，我們自己要知道，其實我上次也說過，我們要充分理解國家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國家對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國家在發展過程當中所遇到的種種挑戰；國家安全和穩定對全體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重要性；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的過程當中有甚麼機會，遇到甚麼障礙呢？香港的發展對中央和國家的利益，以及內地同胞的安危和福社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我們不可就此單單從香港的角度來看某件事，我們要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這事情。這樣，一方面對我們的溝通有太大的幫助，另一方面，你亦會瞭解中央有些決策為何是這樣。從香港的角度來說，中央這樣的安排，的確確是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這是我所認同的。

劉慧卿議員：我聽了行政長官說兩次，也是不太明白，為何香港有一個由一人一票、透過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來選出的特區政府，包括行政長官和所有立

法會議員，是會不符合國家的長遠整體利益呢？行政長官剛才說了很多因素，為何一個普選的特區政府，是會影響那些事情——影響國家的穩定、影響國家的安全、影響國家的繁榮？主席，我相信行政長官應該向香港市民解釋，而行政長官自己亦接受，大部分香港市民是希望有普選的，他們亦不想國家有些甚麼壞事會發生的，為何如果我們有一個普選的政府，不是為了幫國家推進民主的發展，而是會這樣影響到國家長遠的發展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我在這裏說的是一般的情況，我們做任何事，在香港也好，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不是單單考慮“兩制”，也得考慮“一國”。你考慮到“一國”，才可以使“兩制”更堅強，這是一個大原則。至於你剛才問的問題，肯定便是我們的溝通不足，必須加強。（眾笑）

朱幼麟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去年我在立法會提出了一個支持中產的議案辯論，獲得所有議員支持。你剛剛回答李家祥議員時，說你最近收納了中產人士進入諮詢組織。從諮詢他們的意見並得到政府的接受，到成為政策，再經過立法會通過，再變成事實，是歷時一段很長的時間。現在我聽到政府正考慮或積極地考慮推行銷售稅，這是會增加中產階級的負擔的大事。政府在過去1年和最近的將來，會做甚麼實質的事情來幫助中產階級？

行政長官：關於銷售稅，政府其實還沒有最後決定的。政府是在研究，如果有銷售稅的話，影響會怎麼樣，我們還未有一個最後決定。如果我們有這個傾向的話，當然會廣泛進一步與市民討論。對於中產階級，我們可以做的，我想最重要的便是我們要確保經濟能持續增長，能夠繼續給中產階級一個機會，他們所需要的是一個機會，一個在經濟增長的環境下能爭取他們希望爭取到的東西的機會。這是我們要做的。

主席：最後一項的質詢。

李華明議員：董先生，我上星期六曾探望一羣絕食24小時的超額教師，這是他們的第二次行動。我答應了代他們提出這個問題。董先生剛才也說很關心教育的問題，但超額教師失業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政府是否同意，如果每年不斷有教師失業，會影響教育的穩定及教育改革的人心？政府會否正視，以及究竟有否正視教師失業的問題，以尋找短期和長期的辦法，讓教育界的人能夠穩定，讓老師能夠安心地教學呢？

行政長官：是張文光議員要你問的嗎？李議員，多謝你給我機會談論這件事，因為我確是很關心。由於人口下降，所以出現了超額教師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教師的士氣是有打擊的，而我們的同事，不管是李國章局長，還是其他同事，均很努力地想辦法，與大家一起解決目前所面對的問題。但是，這的確不是單單會在目前要面對的問題，由於人口會繼續萎縮，明年、後年、大後年，一直也會出現問題。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須有一個長遠的解決辦法。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我剛才提到張文生老師所觀察得的，有很多方面，例如我們的教師要兼教的科目太多，我們可如何想出較長遠的解決辦法呢？要解決這些問題，我相信提高質素或更專業化，一定有助解決的。我們可如何藉這個機會，最終對教育改革給予很大的助力呢？大家真的要坐下來想想，為香港的長遠利益找答案。

李華明議員：主席，這是張文光議員的“貓紙”。其實，董先生知道，張文光議員也猜對了你的答案，所以，我的跟進的問題也是依足他的。剛才你已回答，學生的人口下降，所以才有這個問題出現。但是，從這個下降的趨勢，政府是否可以調節興建學校的速度，避免學位過剩，縮班殺校，以及政府可否推行小班教學，減低每班的學生人數，讓新舊老師可以一起學以致用，提高教學質素，達致各方面的雙贏局面，並讓家長安心呢？

行政長官：我對所有這些問題也有我的看法，但卻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大家其實應該坐下詳細討論。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有機會跟大家坐下來一起商討。

主席：行政長官，多謝你回答了 18 位議員的質詢。

行政長官：謝謝。

主席：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

會期結束

主席：各位同事，今次是我們這一屆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希望大家後會有期。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13 分休會。